

影视传媒书系：中国电影史



[影视传媒书系：中国电影史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虞吉 著

[影视传媒书系：中国电影史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评论

hao

作为一个话痨，我喜欢听闫红讲，甚于我对她讲。最喜欢听她讲童年的事。喜欢一个人，就会喜欢童年时的她。童年时的闫红，似乎比别的孩子都聪明，但又未必比别的孩子做得好，甚至某些方面比别的孩子笨拙些。总之，是一个喜感很强的孩子。尤其是她在乡村的生活，天啊，我有多么羡慕那段生活。

还喜欢听她讲一些听起来破败不堪的生活。比如说，底层人民的口味。其实闫红自己的口味，就有点奇怪。比如说她喜欢看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初不入流的那些专科院校，觉得它们比规整光鲜的大学更能引起兴趣：陈旧简陋，还有点不分明的雾霭，看上去很颓的年轻人在里面走动。

她喜欢小县城，路上来来去去的人、飘进她耳朵的几句对话，她都能把它们脑补成一个故事；她还喜欢一些听起来很俗的流行歌，比如有一首俗得让人涕泪交加的“你已经做了谁的小三，我也不再是你的港湾”。

——她很喜欢有些破败的真实生活，喜欢那种粗粝的质感。不喜欢PS版的。我劝她把这些写成小说。

这一劝就是六七年。经常在她如痴如醉地讲了半天之时，我打断她，像钱玄同那样，幽幽地来一句：“你把刚才这事写下来吧？这起码可以写个一万字吧？”

在此之前，闫红出了几本书，都是文化散文，也就是说，她是以“文化散文”被公众所知的。但我知道闫红写得最好的，其实是小说。而她写得最快乐的，也是小说。

因为小说能够自成一个世界。在眼见的日常生活之外，我们知道，还有一个广大的更诗意的世界，它也许在过去，在远方，也许就在我们脑海里，等待被描述，等待被语言通知。写小说的人，在自己给自己的那个世界里，不知今夕何夕，不知老之将至，她们就是我最羡慕的人。而闫红就在这些人中。就我所知，她还是写得最好的一个。

这一次，有出版商与我有一致的爱好，仿佛是退而求其次，闫红终于写了这一组本来可以作为小说题材的散文。

其实，书里几乎所有的事，我都听她说过，但是看书的时候，我还是时不时起了一种新的震动。

她特别善于捕捉细节，特别善于表达细节。韩东说，看见那些能正确表达自己内心的文字总是惊异万分、心存敬意。表达欲和表现欲一字之差，区别明显。我看闫红的文章，经常有这样的惊异和敬意。

比如她写到公共浴室里一个陌生的女人，——“许多次，我看到她仰起头，下巴与脖颈成一条优美的弧线，水柱重重地打在她脸上，水花晶莹，冲刷着她的短发，弹溅到她的肌肤上，我能够感觉到她的快意，仿佛，是她的灵魂，在经受着这样一场强有力的冲击，我不由想，她一定是在爱着吧。”——在她写出“她一定是在爱着吧”这几个字之前，我被这细致有力的文字感染，心中也觉得，必须有爱才配得上这有冲击力的美感。“她一定是在爱着吧”，当闫红这样写下，我仿佛隔空，与那个正在浴室里观察着的小女孩有了通感。

闫红与我，虽说几乎所有的话题都能谈，但其实，我们是不同的两种人。最大的不同就是，她的距离感。

她是一个即使与发小在一起，仍会不时地受到距离感的提醒的人。看她写与发小重逢那一篇，看完会觉得自己的身体不知不觉地绷得很紧，一种感染力很强的紧张感，使这场阅读仿佛带有体力性质。

距离感和紧张感这两样东西，在我这里是不明显的。但我恰恰认为，这些东西，使闫红对生活有着我所没有的理解。

因为她无处不在的纠结、钻探，无处不在的紧张感，使得她的文字，会有一般人没有的张力。她能把很多微妙的地方，呈现得特别明白，又把一些很明白的地方，弄得非常微妙。

书评

[影视传媒书系：中国电影史_下载链接1](#)